

# 有關蘭嶼甕棺葬出土瓷器年代的討論

謝明良\*

## 摘 要

蘭嶼位於臺灣本島東南方太平洋上。在蘭嶼的考古學文化遺存當中，包括了以素面陶和甕棺葬為特徵的所謂「雅美文化」(或 Lobusbussan 文化)。由於甕棺葬的年代和來源是探討近代雅美人與蘭嶼古代文化傳承，以及雅美族人來源的關鍵性證據，因此以往學界多借助碳 14 測定來掌握蘭嶼甕棺葬的相對年代。本文則是以 de Beauclair 採集自椰油村甕棺遺跡的三件中國瓷器為考察的對象，結論認為三件瓷器的年代均在十世紀中後期至十一世紀初期，也就是中國史上的五代至北宋初期，其產地來自中國南方地區窯場。

關鍵詞：蘭嶼、達悟、雅美、甕棺、中國陶瓷

---

\*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特聘教授

來稿日期：2012 年 1 月 30 日；通過刊登：2012 年 3 月 27 日。

- 一、前言
- 二、蘭嶼甕棺葬研究現況
- 三、椰油村甕棺伴出中國陶瓷的年代問題
- 四、結論

---

## 一、前言

位於臺灣本島東南方太平洋上，由第三紀海底噴發的火山島蘭嶼 Ponso no tao (人之島)，又有 Botel Tabago、Botol Tobacco 以及紅頭嶼、紅豆嶼等不同的稱謂。依據日本慶長 12-13 年(1607-1608)古地圖，則今日所謂蘭嶼被標示為「タバコ」，即 Tabako 或 Tabacco (煙草)；若依據十七世紀中期以古荷蘭文寫成的《巴達維亞城日誌》，蘭嶼則被稱為 Botol。至十八世紀，又出現結合 Botol 或 Tabacco 的連用稱謂，如 Botol Tobacco、Botol Tobago 或 Botel Tabaco 等。<sup>1</sup> 至於紅頭嶼的稱法，最早見於十八世紀前期清人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如同書「南路鳳山瑯嶠十八社三」提到「紅頭嶼番在南路山後(中略)昔年臺人利其金，私與貿易」。<sup>2</sup> 另外，根據光緒 20 年(1894)修纂的《恆春縣志》，可知紅頭嶼是光緒 3 年(1877)因恆春知縣周有基率人侵入勘查後，才併入清國版圖，隸屬恆春縣府。<sup>3</sup> 不久，日中爆發甲午戰爭，蘭嶼隨同臺灣本島併入日本國版圖，日本政府且於明治 28 年(1895)與駐日西班牙大使簽訂協議，以巴士海峽為兩國在太平洋西岸之疆域境界線，「紅頭嶼在該線北方，屬我所有」。<sup>4</sup> 二次戰後，蘭嶼又隨臺灣本島由聯

---

<sup>1</sup> 徐瀛洲，《蘭嶼之美》(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會，1999)，頁 9-10。

<sup>2</sup>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4 種，1957；1736 年原刊)，頁 160。

<sup>3</sup> 屠繼善，《恆春縣志》(文叢第 75 種，1960；1894 年原刊)，頁 309。

<sup>4</sup> 陳玉美纂修、黃應貴編纂、施添福總編纂，《臺東縣史：雅美族篇》(臺東：臺東縣政府，2001)，第二章第二節，頁 22-39。另外，本文上引兩則記事，也是參照縣史內容而後查閱原書所得。

軍託管後，進入國民黨軍政府統治時期。蘭嶼一名始於 1940 年代，是因該嶼盛產蝴蝶蘭而名之，並沿用至今。

蘭嶼島上的原住民為 Tao，音譯漢字為「達悟」，但一說原住民曾自稱 Yami，音譯「雅美」。無論如何，Tao-Yami 在語言學的分類，雖和臺灣本島原住民同屬南島語族，但卻又屬非福爾摩沙語支（non-Formosan），與其南方的巴丹島和菲律賓同屬西部馬玻語支（Western Malayo-Polynesian）。在自然環境方面，蘭嶼在地質上也是屬於呂宋島弧的一部分，其口述傳統、物質文化、空間地理知識等各方面，都反映出蘭嶼與其南方巴丹島群島的親緣關係。<sup>5</sup> 相對而言，其和北方的臺灣本島似乎頗為疏離，雖然，從今日的考古發掘資料看來，早在三千多年前，臺灣東海岸卑南文化亦曾到達蘭嶼。<sup>6</sup>

## 二、蘭嶼甕棺葬研究現況

截至目前，蘭嶼發現的史前遺址計約 50 處，但多數只是依據地表採集和由田野訪談所得知傳為舊社所在地或傳稱曾發現遺物的地點，經考古調查的遺跡集中於陶甕內見有人骨的所謂甕棺葬。蘭嶼有多處甕棺葬墓地。早在 1930 年代，鹿野忠雄已曾調查 Imourud（紅頭社）的甕棺，內存人骨殘片。<sup>7</sup> 1970 年代，由 Richard B. Stamps（尹因印）發現的紅頭村西側紅頭溪西岸 Lobusbussan 遺址所見五座甕棺（編號 1~5 號），三座已遭挖路工程破壞，餘兩座由同氏進行了發掘，其中 1 號甕棺內僅出土一件陶片，4 號甕棺則伴出一件貝器和人骨，<sup>8</sup> 不久，宋文薰也在同一地點發掘兩座未經擾亂的甕棺，可惜並未報導出土遺物情況。<sup>9</sup> 不

<sup>5</sup> 陳玉美纂修、黃應貴編纂、施添福總編纂，《臺東縣史：雅美族篇》，頁 22-39；李坤修、葉美珍纂修，劉益昌編纂，施添福總編纂，《臺東縣史：史前篇》（臺東：臺東縣政府，2001），第三章第一節，頁 141-148。

<sup>6</sup> 劉益昌計畫主持，〈臺東縣史前遺址：臺東平原以南及蘭嶼地區〉（臺東：臺東縣政府，2002），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報告，頁 121、129、135、155。

<sup>7</sup> 鹿野忠雄，〈紅頭嶼發見の甕棺：東南亞細亞甕棺葬に関する考察〉，《人類學雜誌》56: 3（1941 年 3 月），頁 1-19。

<sup>8</sup> Richard B. Stamps, "Jar Burial from the Lobusbussan Site, Orchid (Botel Tobago) Island," *Asian Perspective* 23: 2 (1980), pp. 181-192.

<sup>9</sup> 宋文薰著、連照美譯，〈臺灣蘭嶼發現的石製雕刻品〉，《故宮季刊》14: 3（1980 年春季號），頁 50。

過，從臧振華的轉引得知，宋氏所發掘的甕棺內似乎只見人牙碎屑，並無人骨和其他遺物。<sup>10</sup>

見諸報導的蘭嶼甕棺葬遺址，除了紅頭村之外，還有分布於椰油村一帶的甕棺葬群。其中，1960年代興建椰油村內蘭嶼國中工程時所發現的甕棺，曾由 de Beauclair（鮑克蘭）進行調查和報導，並回收了包括玻璃珠、玻璃環、金飾和施釉陶瓷等遺物，但由於上述遺物並非出於甕棺之內，因此無法確定遺物與甕棺的確實關係。<sup>11</sup>

之後，徐韶謨等亦曾多次前往蘭嶼國中操場南側被命名為 Rusarsol 的遺址進行調查，新發現推測應係甕棺的四件大陶罐（編號 1~4 號），但 1 號和 4 號甕內並無遺物，2 號甕內有疑似人齒的凝塊物和各色小玻璃珠；3 號甕內伴出帶突起鴟尾的玉環飾。<sup>12</sup> 另外，臧振華等在蘭嶼國中溝渠工程施工中，也清理了已遭工程破壞的甕棺，所獲遺物包括人骨和近 200 顆的橘色小玻璃珠。<sup>13</sup>

依據上述甕棺調查成果，可以歸納出蘭嶼的甕棺至少包括三種器式，即鹿野忠雄所報導的以雅美達悟人稱為 Wāga 的平底盆為蓋的帶蓋甕棺、Stamps 發掘的以兩件陶器扣合而成的甕棺，以及 de Beauclair 發現的以對切陶瓷扣合組成的甕棺。<sup>14</sup> 其次，鹿野氏還從其所調查的帶蓋甕棺通高 60cm、底徑 55cm、腹圍 170cm 推測該型尺寸不大的甕棺，有可能是少年或小個子成人的葬具，其和其他蕃社（イラタイ）所見尺寸相對較小，且口徑窄小無法置入屍體之做為檢骨葬容器的 Wangā（煮壺），顯示出使用者文化系統的差異性。換言之，由於雅美族人及其文化均和南方菲律賓諸島有著深厚的淵源，因此上述不同葬俗有可能是南方諸島人群於不同年代移居蘭嶼相異地點的反映？<sup>15</sup>

臧振華曾綜合目前的考古資料和學界的意見，特別是參考了劉益昌在朗島 I 和蘭嶼機場發現的「卑南文化」陶片，以及在紅頭村 Dorikriyaranom 和東清村情

<sup>10</sup> 臧振華，〈從考古資料看蘭嶼雅美人的祖源問題〉，《南島研究學報》1: 1（2005年6月），頁136。

<sup>11</sup> Inez de Beauclair, "Jar Burial on Botel Tobago Island," *Asian Perspective* 15: 2 (1972), pp. 167-176. 後收於 Inez de Beauclair, *Ethnographic Studie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Inez de Beauclair* (Taipei: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Inc., 1986), pp. 125-134.

<sup>12</sup> 徐韶謨，〈蘭嶼椰油村 Rusarsol 遺址調查報告〉，《南島研究學報》2: 1（2008年6月），頁55-61。

<sup>13</sup> 臧振華，〈從考古資料看蘭嶼雅美人的祖源問題〉，頁137。

<sup>14</sup> 李坤達、葉美珍纂修，劉益昌編纂，施添福總編纂，《臺東縣史：史前篇》，頁146-147。

<sup>15</sup> 鹿野忠雄，〈紅頭嶼發見的甕棺：東南亞細亞甕棺葬に関する考察〉，頁4-5。

人洞發現的「東部繩紋紅陶文化」陶片，<sup>16</sup> 指出蘭嶼至少包含三個考古學文化遺存，即：一、以素面陶和甕棺葬為特徵的「雅美文化」（即劉益昌所稱 Lobusbussan 文化）二、「卑南文化」三、「繩紋紅陶文化」或「東部繩紋紅陶文化」，進而參酌臺灣東海岸史前文化層序推測，以「繩紋紅陶」的年代最早，「卑南文化」次之，「雅美文化」可能最晚，而「雅美文化」的年代和來源問題，也就是說甕棺葬的年代和來源顯然就是探討近代雅美人與蘭嶼古代文化之傳承關係，以及雅美族人來源的關鍵性證據。<sup>17</sup> 我同意這樣的看法。

### 三、椰油村甕棺伴出中國陶瓷的年代問題

回顧目前為止，考古學者對於蘭嶼甕棺年代的推測，大致可以歸納出三種定年的方案。一是田野訪談，如鹿野忠雄根據紅頭社耆老口傳甕棺葬俗，是在距今 16 代之前由於不明原因而廢絕，若以一代 25 年計算，則甕棺葬至少存續於 400 年前。<sup>18</sup> 二是借助甕棺伴出的中國陶瓷，認為陶瓷年代在宋或元，即西元 960 年至 1367 年。<sup>19</sup> 再來則是以碳 14 來測定甕棺內人骨的年代，如 Stamps 測定 Lobusbussan 遺址 1 號甕棺的年代為 1170±145B.P. 或西元 780 年；<sup>20</sup> 臧振華委託美國華盛頓大學測定蘭嶼國中溝渠工程甕棺內人骨的年代為 1200±40B.P.，經樹輪校正後的年代為西元 815 年。<sup>21</sup>

田野訪談和碳 14 年代測定無疑都是探討蘭嶼甕棺年代的重要手段，但均非個人的專長，本文所能做的是確認與甕棺共出的中國陶瓷之相對年代，為「雅美文化」甕棺葬俗存續時期的一個「點」提供年代線索。如前所述，甕棺伴出中國陶瓷之例，無疑要以由 de Beauclair 所報導的椰油村蘭嶼國中甕棺最為著名，遺物保存也最為完好，現在分別收藏在臺東縣史前博物館（碗 1、碟 1）和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碗 1）。儘管上述中國陶瓷均非發現於甕棺內，難以確認甕棺與

<sup>16</sup> 劉益昌等著，〈臺東縣史前遺址：臺東平原以南及蘭嶼地區〉，編號 K6、K2、K19 和 K9。

<sup>17</sup> 臧振華，〈從考古資料看蘭嶼雅美人的祖源問題〉，頁 138。

<sup>18</sup> 鹿野忠雄，〈紅頭嶼發見的甕棺：東南亞細亞甕棺葬に関する考察〉，頁 4。

<sup>19</sup> 陳玉美纂修、黃應貴編纂、施添福總編纂，〈臺東縣史：雅美族篇〉，頁 26。

<sup>20</sup> Richard B. Stamps, "Jar Burial from the Bobusbussan, Orchid (Botel Tagabo) Island," p. 183.

<sup>21</sup> 臧振華，〈從考古資料看蘭嶼雅美人的祖源問題〉，頁 137。

中國瓷之間是否有關？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總之目前對此現象既有不置可否、不輕易表態的考古家，但也包括多數同意甕棺與中國瓷有關並予援引論述的學者，<sup>22</sup> 惟未見否認甕棺與陶瓷關連的論著。我個人是傾向椰油村甕棺和中國瓷有關的見解，原因是蘭嶼當地人口傳一些未見報導的甕棺當中，還出土過金飾、玉飾、玻璃珠和「中國瓷器」。<sup>23</sup> 雖然很難設想當今蘭嶼居民具有鑑識古瓷產地的能力，但若考慮到當地居民可能將表施光亮色釉的硬質陶瓷均視為外來的中國製品，出現這樣的產地判斷或許就不足為奇了。以下即針對椰油村與甕棺伴出的三件器形完整的中國陶瓷之年代和可能的產地做一解說。

從臺東史前博物館惠示的彩圖，可知 de Beauclair 採集自椰油村甕棺遺跡的施釉瓷計二件，其中一件為白瓷花口碟，造型敞口外折，口沿以下斜弧內收，下置外敞且足牆較高、著地處細窄的圈足，除了外底和圈足著地處之外整體施釉，露胎處呈灰白色。口沿切削出五處不明顯的缺口形成五花口裝飾，內壁近底處璇修弦紋一周（圖一）。另一件為敞口碗，碗口沿外側呈唇口，以下弧度內收，器底修出圈足，圈足徑較寬約為口徑的 1/2，挖足過肩，足著地處較寬，外底有數道轆轤修整時所留下的同心陰線，平底。內壁滿釉，外壁施釉不到底，截釉處積釉明顯，釉色灰白帶青色調，露胎處呈堅緻的灰白胎（圖二）。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也收藏有一件 de Beauclair 寄贈且同是出自椰油村的白瓷，從同氏報告書中的描述和所附黑白圖版看來亦屬唇口碗，但內壁近底心處加飾弦紋一周。

就歷史上中國陶瓷的造型特徵而言，於碗、盤口沿等距切削五處凹缺形成五花瓣口，是晚唐至五代時期流行的裝飾技法之一，<sup>24</sup> 而帶有絕對年代的中國安徽省合肥南唐保大 11 年（即後周廣順 3 年，953 年）墓（圖三），<sup>25</sup> 或相對年代在

<sup>22</sup> 臺灣如 Kwang-tzue Chen, "Jar Burial Practice in Taiwan," pp. 31-3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館 2011 年度第 7 次講論會講稿)；日本如米沢容一，〈台灣、蘭嶼の考古学的踏査：1980-1984〉，《えとのす (Ethnos in Asia)》23 (1984)，頁 110-116，後收於米沢容一，〈蘭嶼とヤミと考古学〉（東京：六一書房，2010），頁 22，就相信與甕棺伴出的陶瓷和甕棺葬有關。

<sup>23</sup> 臧振華，〈從考古資料看蘭嶼雅美人的祖源問題〉，頁 139。

<sup>24</sup> 矢部良明，〈晚唐五代の陶磁にみる五輪花の流行〉，《MUSEUM：東京国立博物館研究誌》300 (1976 年 3 月)，頁 21-33。

<sup>25</sup> 王丹丹等，〈安徽省博物館藏出土五代北宋白瓷器探討〉，收於上海博物館編，《中國古代白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5），頁 385、頁 713 圖版 83。

十世紀中期的安徽省繁昌縣荷圩第 8 號（圖四）、第 15 號墓，<sup>26</sup> 都出土了器形和胎釉等，都和椰油村採集五花口碟（同圖一）極為類似的作品，故可推測椰油村五花口碟的時代亦約在十世紀中期。

與椰油村甕棺遺跡伴出的另兩件唇口白瓷碗（同圖二、三）器式特徵類似的作品，既見於安徽省繁昌縣柳墩老壩冲墓（M12）、<sup>27</sup> 繁昌縣銅陵山墓（M1）等兩座北宋墓（圖五），<sup>28</sup> 也見於前引出土有五花口白瓷碟的安徽繁昌荷圩十世紀中期墓葬（M15）。<sup>29</sup> 這樣看來，由 de Beauclair 採集自椰油村甕棺近傍的三件中國白瓷，不僅年代一致約於十世紀中期，即五代至北宋早期，其胎釉等特徵也和安徽省墓葬出土作品頗為接近。事實上，前引安徽繁昌縣柳墩老壩冲宋墓（M12）或銅陵縣宋墓（M1）出土的白瓷碗於發掘報告書中即被推測是當地繁昌窯所燒製。

一個應予留意的現象，是位於印尼海域雅加達（Jakarta）以北，距邦加島（Bangka Island）半途約一百五十公里海底打撈上岸的 *Intan Wreck*（印坦沉船）遺物中，亦可見到類似器式的五花口白瓷碟（圖六）<sup>30</sup> 和唇口白瓷碗（圖七）。<sup>31</sup> 基於 *Intan Wreck* 發現的百餘枚南漢「乾亨重寶」鉛錢和鑄有「桂陽監」的銀錠，Twitchett 認為 *Intan Wreck* 可能隸屬南海經貿中繼點三佛齊（即後稱舊港（Palembang）之古國名，在今印尼蘇門答臘（Sumatra）巨港）的東南亞籍拼合船（Lashed-lugressel），是自五代南漢國貿易歸來而失事沉沒的。<sup>32</sup> 由於銀錠「桂陽監」銘文表明其是湖南南部郴州所鑄造，而南漢劉晟（943-958 在位）曾在乾和 9 年（951）出兵宣章奪取由南唐佔領的楚地郴州，至北宋乾德 3 年（964）宋

<sup>26</sup>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宮希成等），〈安徽繁昌縣荷圩墓群唐宋墓發掘報告〉，《文物研究》18（2011 年 8 月），頁 225 圖 15 之 8~10（M8）；頁 240 圖 28 之 2（M15）。

<sup>27</sup> 繁昌縣文物管理所（陳衍麟），〈安徽繁昌縣老壩冲宋墓的發掘〉，《考古》1995: 10，頁 919，圖 6 之 2。按：中國大陸的期刊無卷期而以年份標示者，不另列出版年，以下同。

<sup>28</sup>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小雷），〈安徽銅陵縣團山宋代墓葬和陶窯的發掘〉，《文物研究》18（2011 年 8 月），頁 258 圖 5 之 10。

<sup>29</sup>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宮希成等），〈安徽繁昌縣荷圩墓群唐宋墓發掘報告〉，頁 239，圖 27 之 10。

<sup>30</sup> Michael Flecker,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10<sup>th</sup> Century: Intan Shipwreck* (Oxford, England: Archaeopress, 2002), p. 113, fig. 6.3.5.

<sup>31</sup> Michael Flecker,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10<sup>th</sup> Century: Intan Shipwreck*, p. 113, fig. 6.3.2.

<sup>32</sup> Denis Twitchett and Janice Stargardt, "Chinese Silver Bullion in a Tenth-Century Indonesian Wreck," *Asia Major* (3<sup>rd</sup> Series) 15: 1 (2002), pp. 23-72. 中譯本：朱雋琪譯，〈沉船遺寶：一艘十世紀沉船上的中國銀錠〉，《唐研究》10（2004 年 12 月），頁 383-432。

軍又從南漢手中掠奪到郴州。所以我認為除非 *Intan Wreck* 的年代要早於西元 964 年，否則該年郴州桂陽監已入宋版圖，不會如 Twitchett 所主張是南漢佔領桂陽監時期（951-963）的商船。<sup>33</sup> 無論如何，就 *Intan Wreck* 所見數千件中國陶瓷的年代而言，其年代約於十世紀中後期至十一世紀初期，也就是中國史上的五代至北宋初期。

就目前的資料看來，與採集自蘭嶼椰油村的白瓷五花口盤和唇口碗器式相似的作品產地不止一處，如著名的河北省定窯即燒造有類似的白瓷（圖八），<sup>34</sup> 不過就我上手目驗的 *Intan Wreck* 打撈上岸的五花口碟而言，其器形和胎釉特徵等均和安徽省涇縣宴公窯址出土標本較為接近（圖九），<sup>35</sup> 而 *Intan Wreck* 所見唇口碗器式，也和安徽省繁昌柯家村等地瓷窯標本雷同（圖十）。<sup>36</sup> 事實上，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藏安徽繁昌駱冲窯址白瓷唇口碗殘片之胎釉和唇口特徵（圖十一），既和 de Beauclair 採集品極為類似，也酷似徐韶諤採集自椰油村 Rusarsol 遺址的標本（圖十二）。<sup>37</sup> 因此，椰油村白瓷花口碟和唇口碗有可能是包括安徽瓷窯在內的中國南方窯場所生產。另外，這種以花口碟和唇口碗的組合，不僅見於臺灣蘭嶼椰油村甕棺遺跡，也出現在印尼海域 *Intan Wreck*，以及前述安徽地區墓葬（繁昌荷圩 M15）。

## 四、結論

經由陶瓷的器形和胎釉等特徵，可確認 1960 年代 de Beauclair 採集自蘭嶼椰油村甕棺葬遺跡的三件中國白瓷的年代約於十世紀中期。設若以上三件白瓷並非

<sup>33</sup> 謝明良，〈關於印坦沉船〉，收於謝明良，《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臺北：石頭出版社，2008），頁 309-321。

<sup>34</sup>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林洪），〈河北曲陽縣澗磁村定窯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1965: 8，頁 401 圖 6 之 15、頁 406 圖 9 之 2、3 及圖版捌之 7。

<sup>35</sup> 張勇等著，〈宣州窯白瓷的發現與研究〉，《中國古陶瓷研究》4（1997 年 9 月），頁 207，圖 3、4。

<sup>36</sup> 陳衍麟，〈繁昌窯釉色及造型工藝〉，《文物研究》10（1995 年 9 月），頁 75 圖 1 之 1；安徽省繁昌縣文物管理所（陳衍麟），〈安徽繁昌柯家村窯址調查報告〉，《東南文化》1991: 2，頁 220，圖 2 之 2、3；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楊玉璋等），〈安徽繁昌柯家沖瓷窯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06: 4，頁 44，圖 9 之 1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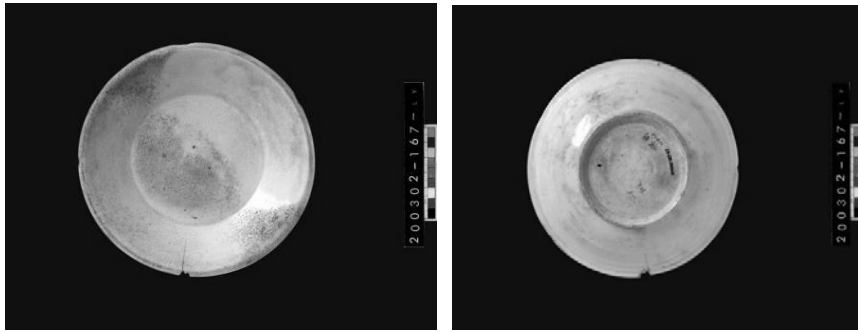
<sup>37</sup> 徐韶諤，〈蘭嶼椰油村 Rusarsol 遺址調查報告〉，頁 70，圖版 20-d。



一度傳世後才埋入的古物，則此一年代可視為「雅美文化」甕棺葬年代的一個基點。雖然這個年代基點和 Stamps 測定 Lobusbussan 遺址 1 號甕棺人骨之  $1170 \pm 145 \text{B.P.}$  或西元 780 年，以及臧振華委託美國華盛頓大學測定蘭嶼國中溝渠甕棺人骨之  $1200 \pm \text{B.P.}$  樹輪校正後西元 815 年的年代值不同，但此並不意謂碳 14 年代測定有誤，而應將之視為蘭嶼甕棺葬俗存續時代跨幅的反映。無論如何，伴出陶瓷的年代為提供省思蘭嶼甕棺葬存續時代提供了重要的線索。臺灣的考古家極仰賴碳 14 年代測定，以致於往往忽視伴出陶瓷等標本所可能蘊含的交流或定年等方面的珍貴線索，儘管雅美文化的蘭嶼居民到底是利用何種途徑而獲得中國陶瓷等物資？無疑還有待日後結合玻璃珠等其他標本的考察再予整體的評估。不過，有一現象值得留意。那就是蘭嶼國中，曾經採集到數片相對年代約在十二至十三世紀精質的韓半島高麗時代的青瓷（圖十三）。<sup>38</sup> 眾所周知，臺灣蘭嶼的雅美人和其南方菲律賓巴丹島住民有深厚的親緣關係，而若就韓半島以外出土高麗青瓷的地點而言，除了臺灣蘭嶼之外，只見於中國和日本考古遺跡。由於韓半島與日本或中國的陶瓷交易不會途經蘭嶼，同時也難設想蘭嶼所見高麗青瓷會是運抵日本或中國之後再輸出時途經蘭嶼（或於蘭嶼近海遭逢海難）的遺留。因此，蘭嶼所見高麗青瓷應有其他的取得方式。就此而言，學界不止一次傳稱菲律賓出土有高麗青瓷，<sup>39</sup> 此雖乏正式的考古發掘報導，但對於評估遺留在臺灣蘭嶼的外國古陶瓷之傳入途徑，無疑亦具參考價值。

<sup>38</sup> 徐詔麟，〈蘭嶼椰油村 Rusarsol 遺址調查報告〉，頁 70，追加圖版 2；필리핀출토,〈3 부\_세겨로 번어나간 부안 진자〉，收於金鍾云等編，〈扶安青瓷〉（서울：學研文化社，2008），頁 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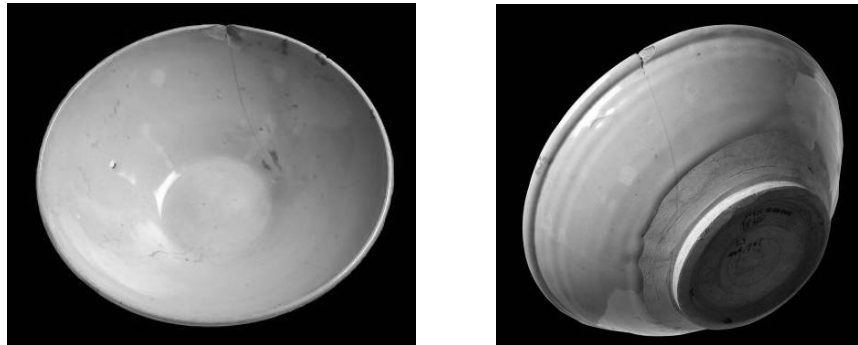
<sup>39</sup> 肥塚良三，〈翡色青磁について〉，收於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高麗翡色青瓷〉（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1987），頁 4；富山佐藤美術館編，〈フィリピンにわたった焼きもの：青磁と白磁を中心に〉（町田：町田市立博物館，1999），頁 85，圖 193-195。



圖一 蘭嶼椰油村採集的白瓷花口碟

資料來源：國立臺東史前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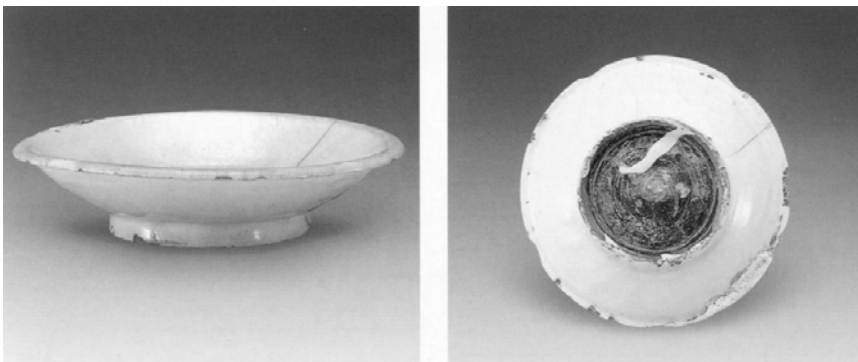
說明：左圖為白瓷花口碟內面，右圖為白瓷花口碟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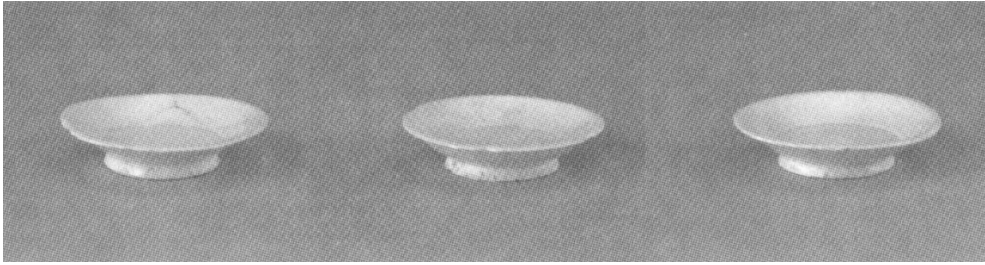
圖二 蘭嶼椰油村採集的白瓷碗

資料來源：國立臺東史前博物館藏

說明：左圖為白瓷碗內面，右圖為白瓷碗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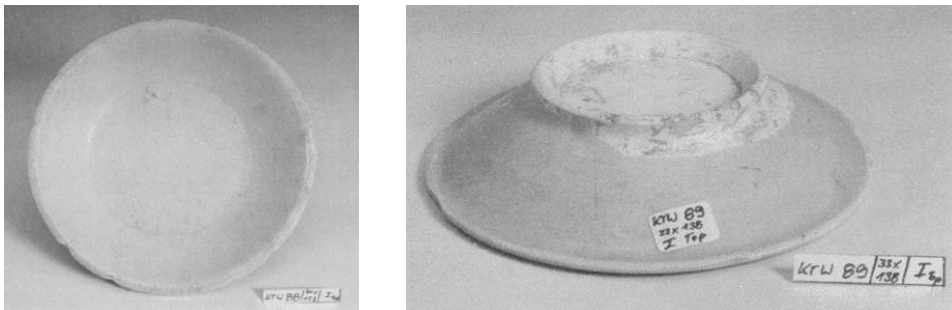
圖三 中國江蘇省南唐保大11年（後周廣順3年，953年）  
墓出土白瓷碟



圖四 中國安徽省繁昌縣荷圩第 8 號墓出土白瓷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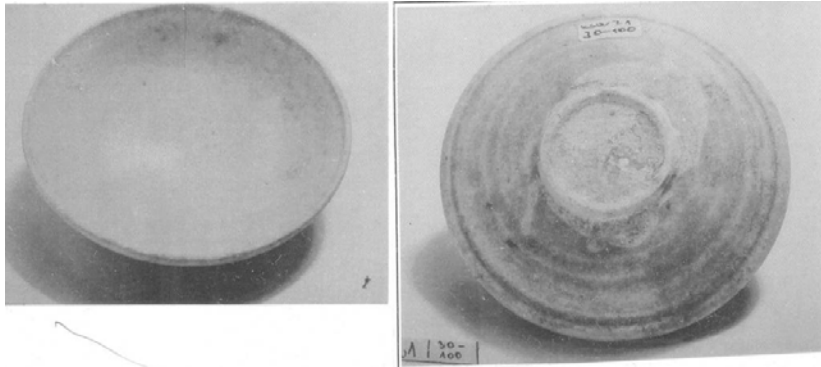


圖五 中國安徽省繁昌縣銅陵山第 1 號墓出土白瓷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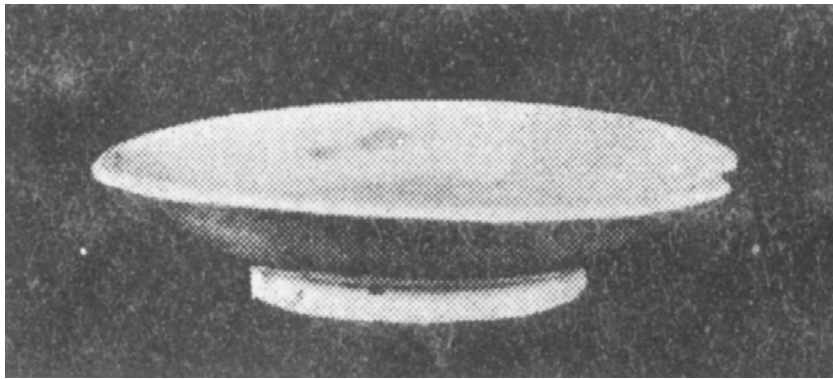


圖六 *Intan Wreck* 出土白瓷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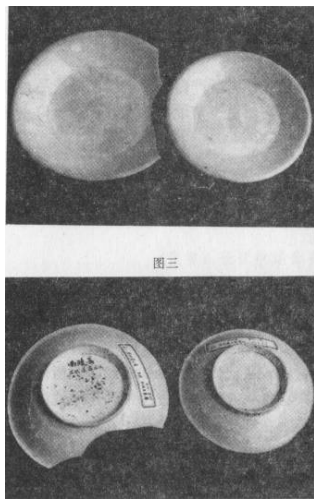
說明：左圖為正面，右圖為背面。



圖七 *Intan Wreck* 出土白瓷碗



圖八 中國河北省曲陽窯址出土白瓷碟



圖九 中國安徽省涇縣窯址  
出土白瓷標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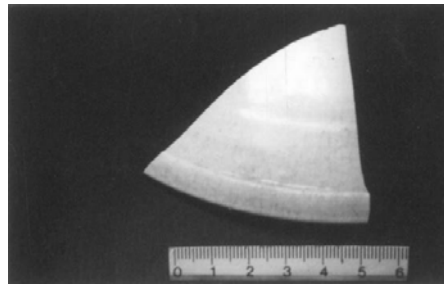


圖十 中國安徽省繁昌窯址  
出土白瓷碗



圖十一 中國安徽省繁昌駱冲窯址出土標本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藏



圖十二 臺灣蘭嶼國中採集唇口白瓷碗殘片



圖十三 臺灣蘭嶼國中發現的高麗青瓷

## 引用書目

Twitchett, Denis and Janice Stargardt (撰)、朱雋琪(譯)

2004 〈沉船遺寶：一艘十世紀沉船上的中國銀錠〉，《唐研究》10: 383-432。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楊玉璋等)

2006 〈安徽繁昌柯家沖瓷窯遺址發掘簡報〉，《考古》，2006(4): 37-48。

王丹丹等(著)

2005 〈安徽省博物館藏出土五代北宋白瓷器探討〉，收於上海博物館編，《中國古代白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82-386。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矢部良明

1976 〈晚唐五代之陶磁にみる五輪花の流行〉，《MUSEUM：東京国立博物館研究誌》300: 21-3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小雷)

2011 〈安徽銅陵縣團山宋代墓葬和陶窯的發掘〉，《文物研究》18: 255-26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宮希成等)

2011 〈安徽繁昌縣荷圩墓群唐宋墓發掘報告〉，《文物研究》18: 211-244。

安徽省繁昌縣文物管理所(陳衍麟)

1991 〈安徽繁昌柯家村窯址調查報告〉，《東南文化》1991(2): 219-226。

米沢容一

1984 〈台湾、蘭嶼の考古学的踏査：1980-1984〉，《えとのす(Ethnos in Asia)》23: 110-116。

2010 《蘭嶼とヤミと考古学》。東京：六一書房。

宋文薰(著)、連照美(譯)

1980 〈臺灣蘭嶼發現的石製雕刻品〉，《故宮季刊》14(3): 39-51。

李坤修、葉美珍(纂修)、劉益昌(編纂)、施添福(總編纂)

2001 《臺東縣史：史前篇》。臺東：臺東縣政府。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林洪)

1965 〈河北曲陽縣澗磁村定窯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1965(8): 394-412。

肥塚良三

1987 〈翡色青磁について〉，收於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高麗翡色青瓷》，頁2-4。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

徐韶諤

2008 〈蘭嶼椰油村 Rusarsol 遺址調查報告〉，《南島研究學報》2(1): 55-84。

徐瀛洲

1999 《蘭嶼之美》。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張勇等(著)

1997 〈宣州窯白瓷的發現與研究〉，《中國古陶瓷研究》4: 205-209。

陳玉美(纂修)、黃應貴(編纂)、施添福(總編纂)

2001 《臺東縣史：雅美族篇》。臺東：臺東縣政府。

黃叔墩

1957(1736) 《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衍麟

1995 〈繁昌窯釉色及造型工藝〉，《文物研究》10: 71-80。

鹿野忠雄

1941 〈紅頭嶼發見的甕棺：東南亞細亞甕棺葬に関する考察〉，《人類學雜誌》56(3): 1-19。

屠繼善

1960(1894) 《恆春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7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富山佐藤美術館（編）

1999 《フィリピンにわたった焼きもの：青磁と白磁を中心に》。町田：町田市立博物館。

臧振華

2005 〈從考古資料看蘭嶼雅美人的祖源問題〉，《南島研究學報》1(1): 135-151。

劉益昌（計畫主持）

2002 〈臺東縣史前遺址：臺東平原以南及蘭嶼地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研究報告。臺東：臺東縣政府。

繁昌縣文物管理所（陳衍麟）

1995 〈安徽繁昌縣老壩沖宋墓的發掘〉，《考古》1995(10): 915-929。

謝明良

2008 〈關於印坦沉船〉，收於謝明良，《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頁 309-321。臺北：石頭出版社。

필리핀출토 韓盛旭

2008 〈3 부\_세겨로 벌어나간 부안 천자〉，收於金鍾云等編，《扶安青瓷》，頁 173-229。서울：學研文化社。

Chen, Kwang-tzuu 陳光祖

2011 “Jar Burial Practice in Taiwan.”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館，2011 年度第 7 次講論會講稿，頁 31-32。

de Beauclair, Inez

1972 “Jar Burial on Botel Tobago Island.” *Asian Perspective* 15(2): 167-176.

1986 *Ethnographic Studie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Inez de Beauclair*. Taipei: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Inc..

Flecker, Michael

2002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10<sup>th</sup> Century: Intan Shipwreck*. Oxford, England: Archaeopress.

Stamps, Richard B.

1980 “Jar Burial from the Lobusbussan Site, Orchid (Botel Tobago) Island.” *Asian Perspective*, 23(2): 181-192.

Twitchett, Denis and Janice Stargatdt

2002 “Chinese Silver Bullion in a Tenth-Century Indonesian Wreck.” *Asia Major* (3<sup>rd</sup> Series) 15(1): pp. 23-72.

## **On the Dating of Ceramics Recovered from Jar Burials on Lanyu**

Ming-liang Hsieh

### **ABSTRACT**

The island of Lanyu is located to the southeast of Taiwan in the Pacific Ocean. Its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nclude the so-called Lobusbussan Culture, which is distinguished by unadorned ceramics and jar burials. As the date and origin of these burials constitute key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Yami peopl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ancient cultures of Lanyu, scholars have focused on establishing their date through Carbon-14 testing. This paper, by contrast, examines three Chinese ceramic artifacts collected from jar burials by Beauclair. It concludes that these vessels date from the mid-tenth to early eleventh century, the era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early Northern Song periods, and were fired at kilns in southern China.

**Keywords:** Lanyu (Botel Tobago Island), Tao, Yami, Jar Burial, Chinese Ceramics